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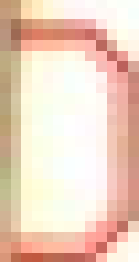
两个队长



学沛着



两个队长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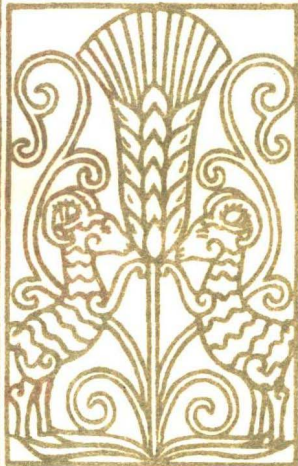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 1954 年 10 月

247.7

91

1

两个队长



吉学沛 著

18
长江文艺出版社

1963年·武汉

內 容 提 要

輯在这里的十五篇作品，絕大部分是取材于大跃进以来的农村生活的小說。它們有的表现了人民公社抗灾过程中两条道路的斗争；有的描写了知識青年在农业战线上的鍛炼和成长；有的歌頌了不計个人得失、敢于坚持原則、坚持真理、一切从党和群众的利益出发的好干部，批判迁就落后、附和錯誤的坏作风；有的歌頌了以社为家、热心集体事业的社員，批評損公利私、打击新生事物的行为。这些作品情节生动，語言曉暢洗煉，生活气息也頗为濃厚，有相当的艺术感染力。

插图：陈天然 藍玉田

两 个 队 长

吉学沛著

*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武汉解放大道 332 号)

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新出字第 3 号

湖北省新华書店发行

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· 6 $\frac{3}{4}$ 印張 · 2 插頁 · 145,000 字

1963 年 3 月第 1 版

196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2,000

統一书号：T10107·153

定 价：(8)0.75 元

目 录

两个队长	1
爱仰脑壳的队长	9
骨肉情	19
三个書記	31
“王耙子”卖猪	40
灾害面前	49
银花朵朵傲霜开	67
进城	92
柳英	98
李繼先	103
一支小山泉	120
父子們	127
漫不经心的人	141
在前进的道路上	148
党和生命	171
附录：权当回信	194

两个队长

魏三婶的羊子啃了队里的麦苗，被记工员刘快活逮住了。按照大伙制订的麦田管理制度，每只羊要罚一块钱作为赔偿队里的损失。

嘿，这一下算戳住了马蜂窝。

魏三婶是个有名的“疙瘩头”。论本事，据说她数数只能数到一百，再往上，她就不知道该怎么数了。可是要讲起吵架，撒泼……她能连闹三天喉不发干、舌不打顿。因此，全村人都怕招惹她，给她送了个绰号叫“人人怕”。

可是刘快活偏偏不怕。你别看这个十七岁的小伙子还满身的孩气，总是眯着眼，带着笑，一讲话眼睛就眨巴眨巴的，心眼里可是挺有见识。他想：“自从麦田管理制度订了以后，家家都把羊子圈起来了，只有你‘人人怕’想充好汉，要不把你治一下，这条制度往后谁还遵守？好吧！‘枪打出头鸟’，先捉你个大的。”

当他拉着“人人怕”的两只羊来到队部的时候，只有副队长刘全有一人在。一进门，快活就喊：“副队长，逮住贼了！”

刘全有五十多岁，长相象个老奶奶。现在，他正背着身抬板车子，听快活这么一喊，吓了一跳，连忙问道：“啥贼？”

快活眼睛一眨巴，嘿嘿笑了。向羊子呱呱嘴说：“呐，就是这两个家伙，偷偷摸摸的在北地啃麦苗。看那肚子撑的！”

刘全有这才松了一口气，看那两只羊，肚子都象圆葫芦，嘴唇染得青黄，想必很饱了一下口福。他仔细端详了一阵，问道：“这不是魏三婶的那两个宝贝吗？”

快活接上说：“管它是老天爷的！吃了队里的庄稼，就得罚款！”说着，把它们连在一起，拴到一棵老榆树上。

刘全有抽了口气，心里发急了，看着快活暗自埋怨说：“快活呀快活，你可真是个惹祸精，谁叫你去老虎头上搔痒哩？一会她要发觉了，看不闹个天昏地暗才怪哩！……”

说话不及，“人人怕”的叫喊声一杆笛似的从外面传来了：“……是哪个害疔疮的，手发痒了？俺的四条腿畜牲也得罪你啦？老娘今天非跟你见识见识不可！……”

刘全有见势不妙，连忙对快活说：“你就说干部们都不在家。”一猫腰，跑进北屋去了。

快活又好气又想笑。不过，他知道副队长是个胆小怕事人，所以也没在意。只将腰带一紧，准备应付“人人怕”的突然袭击。

一股风，“人人怕”从外面扑进来了，后面跟着一大群看热闹的小孩子。她四十多大点年纪，矮身材，扁扁脸，怒呵呵的锁着两条稀眉毛，嘴撇得足能拴上个大叫驴。

快活连忙往后一退，摆了个架势。其实，完全没用上。“人人怕”进得院来，一见是快活，连眼角都没把他瞟一下，仰头晃脑的直冲过来，动手就去解羊。

快活连忙拦住说：“慢着慢着，你就这样牵走？”

“人人怕”眼一瞪：“你少管闲事！”

快活一咂嘴，嘻嘻笑了，歪着头问：“队里的麦子是专为你的羊种的吗？”

“说话烂舌头！”她叫着说：“俺的羊在栏里关得好好的，怎么会

啃了队里庄稼？真是血口喷人！”

快活说：“这么说，羊不是你的了。”

“你说！你说！羊为啥不是我的？”

快活说：“我是从北地牵回来的，怎么是你的？”

“人人怕”一步逼过来，脸对脸的愤愤问：“快活，你为啥跟我过不去？我把你孩子撂到井里了，唉？”

快活笑着说：“你迷了。我连媳妇都没接，哪来的孩子，这叫‘事务长打他爹——公事公办’嘛。”

“人人怕”见来文的不行，就想动武。问道：“你叫牵不叫牵？”

快活说：“叫牵。不过得等队长回来。”

“老娘跟你泼上了！”她话一出口，顺手就给快活来了个当心一掌，快活眼疾手快，身子一闪，她扑了个空。快活一步跳过来，双手抓住系羊的绳子，高低不松手。她争夺了半天，还是无可奈何。

这一下，可把那些看热闹的孩子逗乐了。他们又跳又喊：“快活哥，抓紧哪，可别松手！”

快活笑着说：“保险，她抢不走的。”

“人人怕”见这一手又没打出，屁股一拍满院跑着喊开了：“干部哩，干部们都钻到哪里去了？老天爷，你们也不管管，让这些臭毛孩子也来欺侮我！……”走东屋，串西屋，跑了个团团转。

趁着这个空子，快活对一个胖嘟嘟的孩子说：“滚子，马利跑，去东坑沿上喊你娘起大伯回来。”

滚子呼啸一声，一群伙伴跟着他跑了。

不一会，“人人怕”从北屋跑出来了。不知为什么她没有找着刘全有。可是她并不甘休，气咻咻的指着快活说：“你给我等着吧！我把队长找来再跟你算账！”说着，一甩胳膊呼呼走了。

快活也不示弱，笑着对她喊：“我等着，越快越好！”

正在这时候，刘全有从屋里出来了，头上、脊梁上都是灰。快活一见，止不住嗤的一声笑了。刘全有皱皱眉头烦恼的说：“还笑哩，都是你闯的祸！”

快活问道：“怎么是我闯的祸？这不是大伙订的制度吗？”

刘全有用手一指说：“你呀，应该懂得订制度的精神。”停了停，接着说：“这主要是让大家警惕一下，把羊子圈起来就行了，你以为当真要罚款吗？”

快活心里好生不解，笑了笑问道：“要是大家都不警惕呢？”

刘全有说：“你应该相信大家的觉悟嘛。”

快活说：“你看，魏三婶就没有‘警惕’。”

刘全有一时辩不过嘴了，说道：“这是个别的嘛。”

快活问道：“你说吧，这个‘个别的’该咋办？”

刘全有想了想说：“这么办吧：你把羊子给她送回去，教育她几句，往后不再违犯就行了。”

快活心里想：“这怎么能行？头一炮要打不响，这条制度就算吹了。再说，现在麦苗刚发头，村里羊子又多，都要撒出去啃麦苗，那还了得？……可是，他又说我不懂‘精神’。要真的把羊给她送回去，这不是拿着大伙的猪头去敬神吗？……”快活是个心直口快人，自己拿不稳的事，也不强作主，便说：“副队长，要送你去送吧，我的理论低，真不知道该去怎样教育她。”

刘全有吓得直往后退，连忙说：“还是你去送吧。俗话说得好：解铃还需系铃人嘛。”

快活眼睛一眨巴，心里悟过来了，暗自想：“你呀，净想装好人……”

正在这时，“人人怕”的叫喊声又从远处传来了。刘全有慌的说：“她要牵让她牵走算了。经过这一回，对她也是个教育。”说罢，

转身又想走掉。

快活故意拉住他说：“她来了。你不正好教育教育她吗？”

“你说她几句就行了。我还有点要紧事要办呢。”刘全有一边说着，挣开身子又躲进屋里了。

其实，刘全有这回受了一场虚惊。“人人怕”没有进来，进来的却是生产队长刘锁起。

这个三十出头的壮汉子，面相又憨厚又愉快；嘴角常是含着笑；眼睛忽闪忽闪的，就象两颗明亮的星星。

快活一见他，高兴地喊：“你可回来啦！”

刘锁起笑道：“够招架了吧！”走过来，夸奖的说：“你把羊子牵来，对着哩，要不捉住她的手脖，那可不好办。三分多麦子，硬给毁的不象样！”

快活问道：“你去看了吗？”

“看了！”刘锁起叹了口气。问道：“副队长不是在家吗？”

快活用下巴往屋里指了指，小声说：“他要我把羊子给她送去呢！”

刘锁起问：“她认眼了吗？”

“哼！还认眼哩！”快活撇撇嘴：“差一点没闹翻天。”

“那为啥还要把羊子给她送去呢？”

刘全有听见他们讲话，从屋里出来了，扯下队长的胳膊悄声说：“你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”

两人来到屋里，刘全有说：“锁起，光咱爷们说的，魏三婶这个人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那是糊涂一盆。这问题要处理不好，她敢闹得鸡飞狗跳墙，这样，也影响生产，影响出工，若要传出去，人家还说咱当干部的不会团结人。依我的想法嘛……咳！倒不如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……”

刘镇起截住问：“以后大伙都要跟她学咋办？”

“好我的侄子哩，”刘全有拍着队长的胸口：“你就扳指头算，咱魏营象她的有几个？”

刘镇起笑着说：“你这办法倒是省事。羊子给她送去，最好再给她赔个不是，保险天下太平。可是这样做，大伙能没意见吗？”

刘全有说：“有意见就解释嘛。”停了停，悄密地说：“镇起，这话也许我不该说。常言说得好，得罪一个人是堵墙。咱们能当一辈子干部？”

刘镇起问道：“照你这么说，社员要咱们还有啥用处？”

这一问，刘全有没话可说了。装着嗓门发痒，可劲的干咳嗽。

“老叔，你这话我不能听呵！”刘镇起诚恳地看着他说：“我怎能拿着集体的财产去送人情？照你说，咱们都应该替自己留条路，大家高高兴兴，都没意见。那样办得到吗？再说，这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呵！光顾自己，不顾集体。我宁肯硬着头皮让她骂三天，也不愿替自己留这条不光彩的路。”

刘全有一下子脸红了，抓了半天脖子，结结巴巴的说：“刚才那话算我没说好了。只是……象她这种人，你拿她有啥法？”

刘镇起说：“试试看吧，好歹她还是一块石头。”

正说着，快活跑过来喊：“来了！”话还没落地，“人人怕”就到院里了。她一见两个队长从屋里走了出来，旋风似的冲过来，两只手一替一换的拍着膝盖，长一声短一声的叫着说：“队长们哟！这日子我没法过了……，俺的羊在栏里关得好好的，就往我头上倒粪，……啊呀呀！你们可要替我作主哩！”

刘全有往后一退，又“咳嗽”起来了。

刘镇起却纹风不动，既不说话，也不拦她，嘴角里含着笑。她叫

足闹够了，见没人答理，便气恼地问：“你们倒是说话呵！”这时候，刘镇起却突然大声对快活喊：“快活！给三婶搬凳子来！”

猛乍间，也把快活弄糊涂了。可是他一眨眼，便悟过来了，连忙跑进办公室，专门挑了把太师椅搬出来，放在她跟前说：“三婶，你老人家想必腿也跑酸了，请坐，请坐。”

快活刚放下椅子，刘镇起又说：“快活，把茶瓶也拿出来，再拿几个茶杯。”

“得令！”快活喊了一声，只一闪，又拿来了茶瓶、茶杯。

刘镇起一边倒茶，一边恭恭敬敬的让她坐。这个突如其来的局面，倒使她手足无措了。她坐也不好，不坐也不好，更不说喊叫了。经刘镇起和快活再三劝请，她终于坐下了，手里捧着一杯茶，却忘了喝。

接着，刘镇起又搬来两条板凳，大家一齐坐下。喝着茶，刘镇起笑着说：“三婶，平常咱娘们也难得在一块拉拉家常。我们工作上有不到的地方，你可得多指点着呵！”

她本来有满肚子气要出。可是经队长这么一问，倒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，歪着头看看茶杯，含含糊糊地说：“都怪好嘛。”

“你说，咱们该不该订麦田管理制度？”刘镇起一下子杀进来问。

她鼓了鼓嘴。

“嗯，你说呢？”队长又问。

“该呗！”

“三婶真是个明白人！喝茶。”队长拍着膝盖，高兴地夸奖说。她呷了一口，用手背抹抹嘴。

“咱们的麦田管理制度是什么时候通过的呀？”刘镇起说到这里，故意装起糊涂了。快活连忙接上说：“11月4号那天晚上。”

“对，一点也不错！”刘镇起欢快地说，并且细心地注视着她的神态。“我这会想起来了，开会的那天晚上，三婶你不也来了？你该记得：咱们的麦田管理制度是怎么订的吧？……当时通过的时候，你不也举手了吗？”

“全体一致通过！”快活生怕她赖账。

“人人怕”却没回答。过了会，她脖子一歪说：“反正俺的羊是在栏里关着哩。”

快活想要反驳，被刘镇起拦住了。他笑着说：“三婶是个明白人嘛，怎么说起愁话了？你要把羊圈得好好的，它们怎么会跑到北地去？”

“那谁知道，它们自个长的有腿嘛。”

快活噗一声笑了。刘镇起笑道：“这么说，你承认你的羊子啃队里麦苗了？”

她嘴一撇，呼的喘了口气。

停了停，刘镇起又问：“你说，既然咱的羊子吃了队里的庄稼，该咋办？”

她斜着眼反问：“你说哩？”

“我说，”刘镇起笑起来，伸出两根指头。“按规矩办事，两只羊罚洋两块。”

“噢哟！算你娃子本事大。我认下就是了。”她说把茶杯往地上一放，站起来就去解羊子。刘全有也禁不住笑了，就着刘镇起的耳朵说：“俗话真没错说：‘恶人自有恶人磨，你算把她给磨住了。’”

刘镇起转过头来笑着说：“这话对，咱们当干部的，就不能光当那一号‘好人’。”

快活却没有留心他们的话里话。他眯着眼，笑嘻嘻的想：“队长真是个好样儿。”

1961年12月5日襄阳县委

爱仰脑壳的队长

队长王良， 办事荒唐；
脑壳一仰， 工分上涨。

这首歌，是岗王庄的社员给他们生产队长王良编的。王良听见了，并不生气，反倒笑哈哈的说：“淘气！工分再涨，也没有便宜外国人呀，还不都是咱岗王庄的人别进裤腰里了！”

人们见他这样说，只是捂着嘴笑。有人却在背后捣着他议论：“王队长哪，啥都好，就是这点毛病把他害了。往后看吧！他这作风要不改，总有一天他会在这上头闹好看哩。”

王良今年三十开外，敦实个儿四方脸，那双虎神神的大眼，就象棍儿拧的一样精神。走路蹦蹦跳，说话哇哇叫，不论干工作或是下地生产，都有个呼雷闪电的劲头。

社员们说：“我们的队长是员闯将！”

可是，这员“闯将”也有他的缺点。比方说吧，队里自从实行“按件包工”以后，绝大部分的活路，都根据它的轻重难易、技术性高低和活路的远近等条件，评出工分包给各作业组了。为了严格执行制度，队委会还特别规定了一条：凡是包定的活路，非经队委会同意，任何人不得擅自更动工分。

队委会在制订“包工方案”的时候，他是在场的；以后在群众当中讨论通过的时候，他也举了手的。照说，作为一个生产队长，队里的“当家人”，他该带头执行队里的制度了吧？其实不然。他要一急不是，干脆就把“制度”甩到一边了，手一摆，脑壳一仰，便喊：“这块地为啥还没锄完哪？嫌工分低是不是？……一亩地再加三分！”

瞧！这可怎么办？不照他的话做吧，他已经把话撂出来了；再说，他是一队之“长”，来硬的，又怕影响了他的威信。可是，……照他的话做吧，明明是违犯了队里的制度。因此，队委们觉得很为难。

开头，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只装不晓得。可是社员们不干。除了向队委会提出意见外，还给他编了那首歌。他呢，却根本不在乎，一笑了之。没办法，队委会才向他提出了批评，其中火力最猛的，要数他的老婆丁小韵了。

丁小韵是第二作业组的组长，小个子，翘鼻子，圆圆周周的两颗腮帮上，有一对很深的酒窝子。她动作马利，说话侃快，那张小嘴，叨起来比刀片子还厉害。

“你这叫啥作风呵！”她说，显出很难受的样子。忽而，愤恨起来，噼哩啪啦的象放机关枪。“只图自己的嘴受活，压根都没想到集体。……”

王良皱着眉，象在喝一杯苦药。接着，脖子一拧，嘟囔着说：“活见鬼！为我自己？”

“当然是为你自己！”小韵盯着他，显出一副好斗的样子，一拍胸脯，拉着腔说：“‘看我这队长多行！多特殊！十八条路任我走，谁能把我怎样？’”……

王良懊丧的甩着手说：“又瞎扯了！”

“我瞎扯？那么我问你：谁给你这么大的权，可以随便喊‘牌价’，随便拿着队里的工分去送人情？你的集体观念那里去了？队委

会是你一个人当家，还是大家当家？……”

队委们见他两口子吵得“不亦乐乎”，只好出来劝架：“好啦好啦，话说到明处，也就算啦。往后队长在这方面注意一下就行了。”

可是两口子并不罢休，一路吵，一路往回走；回到家里，还要继续辩论。只是这时候，阵势就起了变化：王良腰杆子硬了，说话气也粗了，词也硬了，指手划脚的，象在演说：“哼！当个队长，是容易的吗？不光坚持原则，还得灵活机动，这才是全面的认识问题。有人觉着，加点工分就算错了，错在那里？……”他用眼角子瞟着小韵，故意高声的说：“依我看，要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，离了这一条还不行哩！”

丁小韵气的鼓着嘴，连忙截住问：“这些话你为啥不在队委会上说哩？”

王良也不答理，手一摆，接着说：“不管怎么说，社员们认的还是工分，工分多，积极性就高；工分少，积极性就差，我算掌握住这一条规律了！”

“你不相信群众！”丁小韵恼的甚么似的跟他吵。

你说他相信群众也好，不相信群众也罢，反正王良这个毛病还是没改了。天数久了，也成习惯了。同时大家认为：王队长各方面都不错，即使有这么个小缺点，也算不了什么，天下有几个十全十美的人？

二

俗话说得好，“竖起招兵旗，就有吃粮人”，王良既然肯喊“高价”，自然就有人顺杆往上爬。这人就叫盛翠花。

二十年前，据说她怀过一回孩子，孩子没养成，倒落了个“血气

病”。不过，她这“病”怪的很，一不挡吃，二不挡喝，四十多岁的人了，还长得白白胖胖，象一节嫩藕似的。

她男人叫王木，比她大几岁，是个老实巴脚的庄稼人，整天闷声不响，埋着头只做。前些年，盛翠花蹲在家里光吃，吃饱了，一抹嘴，串个门儿，赶个会儿，说句不好听的话，私下里，还偷个人儿。这些年，因为时世变了，再说，她也上了年岁，才收住了心。可是一样，就是不干活。

王木敬还只怕敬不起，也不敢说她。后来，还是干部们动员、社员们批评，再说，眼下人人都指两只手吃饭了，她才稍显好了些。只是，要提起她那劳动呀，真叫人笑掉牙。组里是“因人派活”，她却“因分出工”。每天吃过早饭，她照例端条板凳坐在门口，两手托着腮巴，装出一脸的苦相。社员们喊她：“王大婶，下地呀！”

“啥活儿？”她照例这样问，并且哼哼唉唉的捏着腔。

“锄棉花。”

“一亩地几分？”

“八分。”

她思忖着，要是觉得还合算，便哼哼吃吃的爬起来，连忙回家取锄；她要是头一歪，眼一搭蒙，那就是说，她的“血气病”又犯了。不等她开口，那些爱闹的姑娘们便抢着说：“哎，你老人家歇着吧，身子要紧哪！”

姑娘们嘴里虽然这样说，可是她们对她这种耍奸取巧的行为，非常气愤。因此，她们就给她编了个歌，歌词很长，只记得前两句是这么说的：“‘血气病’，是把伞，又遮太阳又遮懒。……”